

特别策划

# 春天，让我们来赞美树吧

## 涅槃之树

□ 范剑鸣

树木是人世最重要的坐标之一。“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经》留下的甘棠之思，就是由树木构建的族群记忆。《圣经》也有类似的纪念之树，更有假想历史开篇的伊甸园生命树。树木的历史比人类还久，树木的寿命比人还长，这是大自然作出的安排。树木一旦被指涉为人类纪念之物，也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在绵江河畔的各种公园或旧址中，我时常会看到那些挂牌的大树，年份少则百年，多则千年。它们静立于斯，经风历雨，把时间刻写成内部的年轮，对人世的垂注是不经意的。十年，二十年，当我们慨叹“换了人间”，这些老朋友般的树木在风中也有所呼应，点头默叹。

我知道，树木对于不断强化的坐标意义并无感知。但有时候，树木的涅槃与人世的呵护互相交织，融汇着自然与社会的各自意志力，互为见证。

在瑞金叶坪乡洋坊村，就有棵这样的涅槃之树。它是常见的香樟，坐落在村口，腰围大如油桶，枝叶向四周伸展。向南，绿叶伸向了河边，脆弱的叶子会飘落到古城河中。古城河并不宽，两丈余，上面是一座新建的小桥。在桥上望去，香樟像是在招手迎客。树的北边，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土戏楼，两层，瓦顶，木合。这香樟树与古戏台孪生的样子，就像村庄简史的封面。

事实上，更吸引我注意的，是桥头那块大石头，因为石头上有几个毛体大字——“东山再起，大道之行”。这并不是村名，又蕴含着跟村名有关的典故。村子的名字叫洋坊村，原来叫东华村。几年前我就从朋友杨青山的微信上看到它。这块新近安放的石头像点睛之笔，坐落在香樟树下。而它所传达的，当然是这个村子所经历的时代之变。

受到景观石的吸引，我曾屡次起意前往参观，有时是带着驻村时村里的乡亲，有时是带着媒体的记者，有时是自己前往探访。这是古城河畔的一个村庄。杨青山当年被叶坪乡机关派驻到这个村里任兼职村支书。正是振兴发展的关键时刻，杨青山的使命就是规划建设好这个村子。他原是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新的工作岗位显然激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他着手修建一条条水泥路，修起一道道文化墙，修缮古戏台、旧池塘，几年时间让村子呈现新的生机。

村口那棵香樟树，当然在默默看着这一切。它应该是欣喜的，振奋的。但谁知它陷入了无穷的痛苦之中。乡亲们发现了它的痛苦，因为它的叶子正在凋零，它的枝桠开始枯萎，它的根脉已经老化。乡亲们认为这是一棵树该有的命，会有的命。这是上天所定，老之将

至，无法改变。乡亲们理解这种命。就像老人一样，正是家业振兴的时候，转眼已到风烛残年，欣喜与痛苦交织，只恨无可延年，不能跟着儿孙享福。

这棵香樟树的痛苦，杨青山当然也看到了。他听了乡亲们的介绍和解释。但他不相信听天由命。他仔细查看了大树的土壤和环境，认为它还有希望，正像这个曾经衰落和破旧的村庄。他的信心，源于叶坪革命旧址群的先例。

旧址群就在他上班的镇政府机关对面。他可没少进去参加各种纪念活动。此地处于绵江河畔，最大的特征就是香樟成群，而且香樟树生命力超强。就在毛泽东旧居边，有一棵怀抱炸弹的香樟，跟东华村的香樟一般大，都是自然生长的。当年国民党投下的炸弹倒是没炸响，但它经受过一次雷击，那被劈落的一半仍然留在旁边展览，让人们惊叹。所幸这棵曾被雷击的香樟经林业部门的抢救，继续怒放枝叶，并成为革命事业的隐喻。

同样是香樟，东华山的这棵大树当然同样有希望。杨青山跟乡亲们一讲，大家觉得有理，不应该听天由命。他们请来了林业专家。专家来到村子里，围着树转了一圈，指着裸露的根系说，这棵树没其他毛病，枯萎的原因是土壤不行。这树下的土经过乡民长期踩路，变硬变薄，无法提供更多的水分和养分，满足树木发展壮大。

乡亲们恍然大悟。经过一番指导，救树行动就开始了。这可是一项累活。疏松旧土，培上新土，添上化肥养料，土面披上一层草皮，每天送水浇灌……杨青山组织乡亲们救护这棵树，像精心地赡养老人一样。“赡养”古樟，乡亲们愿意。这树可是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棵树在村口站了几百年了，陪着儿童游戏，陪着老人看戏，陪着妇女纳凉，陪着乡亲迎客。何况，这树还是社公树。树下供的社公，是神。

传说，以前的社公供在大庙，挺受人尊敬，有吃有喝，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有时甚至要吃人。为此，孩子父母生气了，把社公丢入河里。有位牧童（俗称撵牛赖子）到河边放牛，看到水中有个塑像，拉起来一看，竟然是社公。社公求情，放牛娃历数社公之前作恶情状。社公反复求饶，表示要重新做神，做一个好神。善良的放牛娃把它拉起来，告诉社公不再享有大庙之尊和牲品之丰。从此乡民减了负担，但仍尊其为神，每年社日过节以鸡蛋薯粉做成春卷供奉。社公成了平民之神，依树而生延续香火，与乡亲们平等相处，相濡以沫。

香樟树下，也有一座小如鸡埭的社公庙，微缩的门户也是新砖所砌，社公算是跟着沾光

了。

乡亲们对香樟树的感情，当然不止社公小庙，还有一段特殊的苏区历史。东华村，紧邻着毛主席休养时住过的东华寺。1932年正月，患病的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不时来到东华村看看乡亲，调查农业发展。乡亲们粮食不足，夹杂吃一些番芋，还顺手送些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充饥。贺子珍为报答乡亲，就在古戏台上进行扫盲，教乡亲们识字，毛泽东则在村子里指导水利建设。

当然，这些都是杨青山讲给乡亲们听的。杨青山是瑞金小有名气的红色文化传承人。他对挖掘村子红色历史不遗余力。杨青山的设想是，救活这棵树，不只是为村庄发展图个吉利，还要为振兴出力。他要把瑞金正在火爆起来的红色培训引到村子里来，让外头的团队来村里听红色故事。

村子里的故事当然多，他早就准备好了。话说当年，村民有一次为池塘闹起纠纷，原来是灌溉和养鱼之间的用水之争。毛主席平息纠纷后，建议家家户户多挖山塘，既可养鱼又可灌溉，村子里后来涌现十多口池塘，这些水面至今还在使用。毛主席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意向中央政府打报告，派出红军到东华山下的古城河里，修筑了一座东华陂，灌溉了下游的大片良田，被人们称作“红军陂”。

见树思人。乡亲们自然对古樟树感情至深。古戏台是清朝年间的建筑，两层小楼正对着远山的烽火台。村民钟南京家离香樟树不远，当然不忘在树下玩闹的情景。他在杨青山的鼓动下，开着小六轮义务运送了几十车好土。有一阵子，他每天都要拉着皮管来浇水。香樟，终于救了过来，枝叶繁荣，像一团绿雾笼在村口。

杨青山刚来村子里时，古戏台也快倒塌了。按风行的做法，土屋要全部拆除。但杨青山知道这戏台不该拆，叫来文化部门的干部认证，确定它是有特殊价值的客家建筑，何况还是革命旧址。他反复跟上级反映，这样的古戏台别处没有，拆了就再也找不到了。在他的坚持下，古戏台留了下来，成为香樟树最好的伴侣。他争取了保护资金，古戏台修旧如旧，还在旁边规划修建了“信念亭”和“子珍书廊”，以纪念毛泽东和贺子珍。

古树苍翠，溪流远流。在进村的拱桥上，杨青山别出心裁，在路边竖起了“东山再起，大道之行”的大石碑，把村子映衬得格外有生机。就这样，复活的香樟树成为村子走向新生的象征。病树前头万木春，病树获得新生，也是一身春色。

## 合欢门

□ 郭远辉

合欢树，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在我熟知的树种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它的名字。家乡生长的都是野朴、彪悍、担梁作栋的树，像合欢这种纤柔、绮丽、寓意无限美好的树，似乎并不适合那里的土壤。

住进这个小区已近十年了。当初看中它，有极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区的绿植。这里栽了品类繁多的绿化树：杜鹃、银杏、香樟、金竹、杜英、石榴、紫藤、秋枫、忍冬青、东京樱花、加拿大红枫……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简直可以称得上一个小型植物园，吸引着各种各样的鸟儿来这里安家、游乐或度假。树在楼间，鸟在树间，人在鸟语花香间。这里禁止任何车辆进出，自行车、电动车也不行。只有脚步可以。这一点，很多小区做不到。生活于此，我喜欢做三件事儿：一是在阳台上俯瞰这个被一栋栋高楼包围起来的椭圆形大园子，尤其是在晨梦中听鸟儿们吊嗓练声；二是早晚在园子里的林荫道上散步，一钻进去，就像一只海豚潜入深蓝的水里，从那个长长的紫藤花架下游过，要屏住很久的呼吸；三是带着刚从门卫大叔那儿取来的杂志在园子里的一座木桥上打发午后或傍晚的闲暇。每次问大叔，这个月的杂志到了没有，他总是说你自己找吧，到了就在桌上，我从不翻阅。

这样的习惯持续好多年了。觉得这是一种微不足道但心满意足的美好。尽管小区不大，五六百户吧，不像那种动辄三四千户的大小区，相当于一个乡镇的人口全装里头。我常常开玩笑，这哪里人不多，但树多、鸟多。我家的房子也不大，凝练得只有九十平方米的小三房，但我适应了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精致的小，小得连自己的欲望都小了，把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四季都安顿于此，妥帖又庸常。

小区有四个门，进入地下室有一南一北两个，进出小区院子也有一南一北两个。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我进出最多的是地下室的南北二门，从南门进，从北门出。刚入住的那些年，小区里的绿植除了开发前就生长于此的几十棵有年份的樟树和一些从山野间移植过来的高大乔木，大部分绿植都还没有长成。这些树密密麻麻地布在那儿，每天从它们身边经过，也不会去在意它们究竟是什么树种，就像我们在大街上的人流中穿行，从来不会去问路人的名字。有时，对认识的植物，会说一声，哇，又吐叶了，又开花了；对不认识的只是看一眼，不会说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任由它们长高长大，花开花落。我与树之间，彼此独立，保持一份矜持。

直到有一天，我猛然发现，南北进出口的岗亭前面，各长出一扇圆拱形的树门。才觉得我对这个小区中的很多事物，其实是熟视无睹的。

通道两边各有一棵树，它们小的时候，年份的树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年年绿着。但随着长高长大，它们的枝叶竟在空中越拉越近，树干也朝彼此倾斜了过来，好像有一种力在不断拉扯，拉扯。它们用一年年执着地定向生长，渐渐地消弭了它们之间上十米的距离，终于在空中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仅止于此，也许还不会引起我的长久注目。毕竟在小区里摩肩接踵的树太多了，我每天在树的臂弯下散步、读书、出神，也没有怦然心动之感。那年的小满前后，外出半月回来，在小区门口迎接我的是

一扇彩虹般缤纷的花门，拱在我的头顶。我惊喜异常，这满树的花，繁繁密密的，絮絮如棉，根根如针，又绒绒如球，从黄色的花柄上放射出来，有冰裂之美。无数朵连缀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火树银花。一惊之下，还以为进错了小区，走错了门。

问岗亭里的大叔，这是什么树呀？咋开这么多花？

“这叫合欢树，和和美美，合家欢乐的树。”

我心中一抖，合欢树的名字，早就听过，作家史铁生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合欢树》，回忆他母亲想方设法给他治病腿，支持他走上写作之路的深挚情怀。后来，母亲英年故去，留下这个腿残的儿子摇着轮椅在这悲欣交集的人世间独活，也留下了一棵她从路边移植回来历经风雨长成粗壮之木的合欢树，守着这空空的颓败的院落。这摇摇晃晃的轮椅在每个读者的心中，都轧出了一道深深浅浅的车辙。有谁知道，这位绝望又坚强的母亲，在合欢树还没有长大时，是如何度过这些艰难又无助的日子？等到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离开了。人与树，都互相错过了。

史铁生离开我们也已经十四年了，不知道地坛边上的那些老柏树是不是更苍老了一些，院子里的那棵合欢树还在那里开花落叶吗？

也许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直以为只有北方才有合欢树。根本没有想过，合欢树其实也是南方嘉木。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日日经过的路边，天天进出的门口。那天，我一个人在树下站了很久。也是第一次停下脚步去靠近它们，打量它们，甚至拥抱它们。

大叔问我：是心情不好吗？为何在树底下站着？

我只是一笑，没有作答。大叔很识趣，也没再多问。

对于这几棵合欢树，我有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感。又不断地问，为何要把这些合欢树种在门口路旁，而没有种在大院子里，种在家家户户的门前呢？自然没有谁告诉我。听说这个小区的设计者是国内一位著名设计师，他也许读过史铁生的《合欢树》吧？又听说，给他的设计费就是一套房子，他要卖掉，就阴差阳错地被我看中了。站在我家的一扇落地窗前，就能远远地望到入口处的这两棵合欢树。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是他的布设？

后来又读到散文作家傅菲写的《丑合欢》，这也是一棵长在院子外的合欢树。说它丑，是因为在它成长过程，不断受到人为的创伤。因为冠幅不断壮大，挤占了院落的空间，而不断地被砍去枝桠，由于野蛮受力，树身上留下了一个个树瘤和树疤。但它开出的合欢花依然是美艳动人，色彩散叶，都是随性而长的，身形雍容，冠幅匀称，没有斧刃之痕，只是因为阴阳相吸，而微微倾斜，歪头相偎，仿如结婚照上的一对新人。再细看它们的花色，一棵粉白，一棵粉红，是不是雌雄所异？我更愿意它们是根相连、枝相握的一对亲密爱人。

走过一季又一季，我依然每天打开树门出去，叩开树门回来。合欢花开的时候，迎接我的是热烈，是深沉，是一树的桂冠；合欢花落之后，抚慰我的是宁静，是朴拙，是满树的温情。这些年来，我看到小区里的一对对新人，穿着婚服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从合欢门下经过，唢呐悠扬，礼花飞舞，砰砰之声，震得球状的合欢花纷纷滚落，铺成了红地毯。

合欢，合欢，岁月安好，和合之欢。这就是两扇迎来送往的合欢门，送给每个人的岁序之福和生命之礼吧？

谢谢你，我的合欢。

## 树木是人类的另一张脸（一组）

□ 漆宇勤

### 柳色

柳色与春色有染，有的早一点有的迟一些  
烟雨却不顾及迟早，它奔着染绿的人间而来  
不曾招呼却又是如约而至

湖面太平静了，缺少了一些什么  
缺少了一叶小舟  
如果无法添加，那就用烟雨来遮盖和掩饰

人间的雨水从上古一直下到今天  
天上的太阳同样如此，被移栽的树木呢？  
他们对时间有着与你截然不同的认知

只有风持续吹着，瀑布般的垂柳适宜小景深  
适宜以柳色这个名词出现在模糊背景中  
而近景应该有穿汉服的少女侧身浅笑

### 橘花馥郁

远处铺陈的薄雪  
与低头轻嗅的馥郁有着共同的指向  
世间的柑橘科植物都怕冷又随和  
与表亲有着足够的亲和度

而南丰的蜜橘为世界贡献多汁的甜蜜  
在十月打着整齐的橙红色灯盏  
这大地上亮着的灯光和睁着的眼睛  
与春节里高悬的灯笼高度类似

四月初，橘花未曾开过  
世间的花事便不能说盛极转衰  
古老的橘花馥郁了整片整片的春风  
古老的橘颂馥郁了整本整本的古籍

古老的柑橘在南丰准备婚事  
准备嫁接与联姻，持续育出新芽  
从此水果谱系中固化了中国元素  
也增添了中国风格与中国滋味

橘花开，橘花笑出浅钟形的花萼  
每一朵都有着五枚花瓣，妩媚又浓烈  
在橘都馥郁一家一户日常的丰盛  
也馥郁大半个中国的小半个春天

### 南方红豆杉

我曾手植红豆杉于窗外而失败

也曾采摘饱满的通红颗粒又满载而归  
在外人罕至的赣西深山，红豆杉缓慢又坚定地活着  
自顾自长大，自顾自结果，自顾自青翠和透亮晶莹

它不关心紫杉醇，不预防绝症，只在粗酒坛里堆积  
并与村民世代为邻，平等相待  
也不关心相思，不暗示爱情，只在山间餐风和雨露  
也收集阳光和雨水，置换年轮

我到访过小片和小群的红豆杉树林，它们在南方缄默  
不负责与诗歌有关的事物却周身诗意氤氲  
我跨过一条又一条溪流驶过一段又一段山路  
最后在古旧的夯土民居旁与它们中最年长者达成和解

现在我也拥有了千年的南方红豆杉  
拥有了世间孑遗般的隐士和深情

